

解读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利奥塔的崇高美学

王瑞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利奥塔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作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为世人所熟知。在他的著作中从多个角度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建构了完整的体系,尤其是对于崇高的论述在利奥塔美学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方美学悠久的历史中,崇高一直是不同时期美学家研究的重要范畴,本文旨在解读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利奥塔的崇高美学。

关键词: 利奥塔; 崇高; 美学; 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A **文献标识码:** B83

在西方美学史中诸多美学家对崇高的探讨由来已久,崇高作为西方美学史的重要范畴,美学家们或多或少都对崇高有所涉猎。自古罗马的朗吉努斯对崇高理论进行了研究之后,之后的康德、伯克、黑格尔、布瓦罗等人都对崇高这一范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利奥塔关于崇高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伯克和康德,并在二人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探索 and 发现,因此本文先对伯克和康德的崇高进行探讨,进而分析利奥塔的崇高美学。

一、利奥塔论崇高的理论来源

利奥塔的崇高美学通过对前人的总结和不断补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论断,崇高也成为利奥塔美学的核心。尤其是伯克和康德的崇高为利奥塔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

第一节: 伯克论崇高

伯克认为人的基本情欲分为两种,一种涉及自体保存,即维持个体生命的本能。崇高感属于此类。首先,当生命受到威胁时人便产生恐惧感,这就是崇高感的来源;接着,由于人的本质力量使人意识到这一危险不太紧迫或得到缓和,于是产生快感,而这也就是崇高感。对于惊惧如何在崇高感中转换为快感,伯克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对象虽然对生命造成威胁,但这种威胁不足以引起危险,自己仿佛征服了伟大的事物,因为产生自豪感和胜利感。另一方面是由于惊惧感对心理构造进行练习,清除心理构造中的赘物,起到净化的作用,因而产生快感。另外一种基本情欲涉及社会生活,即要求维持种族生命的生殖欲以及一般社交愿望或群居本能,美感属于此类,爱是美感的主要心理内容。他将这一涉及社会生活的情欲可以分为同情,摹仿,竞争心。竞争心是摹仿的补充,摹仿是学习已有的事物,而竞争心则推动社会进步。当竞争心得到满足,便产生自豪感和胜利感。伯克还将竞争心与崇高感相联系,因为崇高感也是一种对自身生命力量战胜对象时的自豪感和胜利感。伯克认为崇高对象的共性是可恐怖性,具体表现为:体积巨大、晦暗、力量、空无、无限、壮丽、突然性等等。崇高不仅在于自然界,文艺作品也可以见出崇高,如晦暗的作品。伯克提倡诗不忌晦暗,因为晦暗使人对对象无法了解,而无知也就产生惊惧,因为能产生更震撼的效果。因此,伯克反对新古典主义明晰的要求,因为明晰能使人能够对对象清楚了解,缺乏暗示性。这体现了新兴浪漫主义的审美趣味。利奥塔在《非人——时间漫谈》中提及“对于伯克来说,崇高不再是高尚,它是个紧张化问题”。¹这足以看出利奥塔对于伯克崇高理论的肯定。

¹ 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1页。

第二节：康德论崇高

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对于崇高和美的相似与区别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一方面，崇高和美都不仅仅是感官的满足，都不涉及明确的目的和逻辑概念，都表现出主观合目的性，两者所产生的快感都是普遍的、必然的。另一方面，崇高和美的区别就对象来说，美在于形式，而崇高在于对象的无形式。因为形式意味着有限和限制，而崇高的特点就在于无限。就心理反应来说，美感是单纯的快感，心灵始终处于平静状态；而崇高感则是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是间接的快感，心灵处于动荡状态。

康德将崇高分为数量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数量的崇高是由于对象体积的巨大超出了想象力的范围，使想象力不足以掌握对象的整体性。想象力的这种不适应性唤起了超感性功能的感觉即理性观念来支援。因此，崇高是理性功能成功弥补感性功能欠缺时的胜利感。由于理性是人类认识功能的共同基础，因此崇高感仍然是必然普遍的。由于崇高不涉及概念和明确目的，因此崇高不在于艺术作品，因为人的目的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形式和体积；崇高也不再动物界，因为动物的构造显示出明确的目的性，因此，数量的崇高只在体积粗野的自然。力量崇高的对象具有巨大的威力，使我们的想象力无法适应，进而产生近似恐惧的感觉。但同时，由于理性的观念是我们心中产生另一种足够的抵抗力，并征服了恐惧感。理性观念的胜利使心灵在对自身的估计中感到一种胜利的自豪感。因此，崇高并不在于自然对象本身，而在于人自身拥有的凭借理性战胜自然的意识，对自然的崇高感实质上是人对自己使命的崇敬。利奥塔从康德的思想中继承的，正是这种因想象力的有限难以把握一些无限的东西时所产生的一种理性超越。也正是这种否定性呈现，使得抽象艺术与最小主义艺术获得了创作的源泉，先锋派就这样在康德关于崇高的美学中诞生了。²利奥塔将崇高的思想类比于政治，将康德哲学中的反思性判断力作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试图在反思判断中发现政治判断的合理依据，以寻求社会公正并找到后现代政治的出路。

二、利奥塔的崇高美学

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在后现代事业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利奥塔对后现代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并不认为后现代是某个历史阶段，也没有将现代和后现代做出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后现代是对现代的重写，后现代本身就存在于现代中：“什么是后现代？它无疑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³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利奥塔所认为的后现代性乃是对于现代性的逾越。

第一节：不可呈现的呈现

通过对伯克和康德崇高理论的吸收和补充，利奥塔认为崇高是一种不可呈现的呈现，崇高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苦痛的愉悦。由于想象力的无法表现苦痛的愉悦，进而产生了崇高感，崇高感的产生说明它可以达到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即不可呈现的呈现。在崇高的不可呈现方面利奥塔将崇高分为两类，一种是怀旧的崇高，一种是革新的崇高。怀旧的崇高是指缺乏表现的能力，虽然也强调不可表现之物，但是依旧照顾了读者的感受和理兴趣，这是现代主义的崇高；革新的崇高是指在艺术或者绘画中发现新的规则后表现出来的喜悦之情，这也就是后现代的崇高。利奥塔推崇的是正是革新的崇高，人们认为无法呈现是一种痛苦，所以要试图呈现，即使这是做不到的，但崇高感会在这种张力中得到体验，人们会在这种体验中获得痛苦的愉悦。崇高的美学价值在于呈现有不可表现之物存在这一事实，崇高就在此时呈现的张力中，使我们感悟到那不可呈现的存在。利奥塔把重写现代性的理念和崇高联系在一起，现代主义的崇高多转向对于艺术和美学的追求，而利奥塔的崇高在于对不可表

² 苏志恒：《试论利奥塔的“崇高”与“先锋”》，安徽：美术教育研究，2019年，第29页。

³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现的事物的追求，崇高就是在当下现在呈现不可表现的东西，即不确定性、未定性的呈现。利奥塔赞同康德将崇高规定为无限超越和否定呈现，但是他否定了想象力和理性的联系，否定了理性对整体的把握和对无限性超越的能力。利奥塔认为想象力是未定性的、不确定性的，而崇高就在有限的想象力和绝对的理性中迸发出来，呈现不可表现之物。这些不可呈现之物诸如理念、宇宙、善等等，崇高的意义就在于人们的智慧和想象力无法将这种事物表现出来，但又极力去思考和反思时迸发出的无限能量。

第二节：崇高即此刻

利奥塔所认为的崇高是完全发生在当下的即刻的瞬间，强调当下的瞬时性和即刻性。利奥塔关于“崇高即此刻”的观点从纽曼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对纽曼的作品十分欣赏。纽曼的作品不像传统的画家一样来渴望欣赏着理解画家自身的想法，纽曼的作品带有不确定性，没有明确的目的以及意义传达给欣赏者。其作品就是在于呈现当下、此刻、瞬间的东西，仅仅是呈现者本身的呈现。他的作品给了欣赏者足够的创造空间和想象力，这也正是纽曼的作品可以从先锋艺术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这也就是说艺术可以表现瞬时、当下的东西，任何瞬间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崇高正是此此刻的不可重复。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当中，没有固定的现在，无论是时间、生命、任何事物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把握现在，就像我此刻所键入的现在，已经从时间中溜走。是不可呈现的呈现，所以利奥塔极力强调崇高的瞬时性。此刻是非常短暂的时刻，意识无法认识更无法捕捉，是意识无法触及的便是崇高。

三、先锋艺术与崇高

从前文中利奥塔对于纽曼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先锋艺术的肯定，在利奥塔看来先锋艺术恰恰是其崇高美学的最好体现。因为先锋艺术在于呈现瞬间的表达，在于当下的、此刻的追求。崇高感正是发生于瞬间，这便使得先锋艺术和利奥塔的崇高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摄影的出现对传统绘画的打击日渐明显，先锋艺术率先站出来回答了照片与绘画的不同，绘画可以使人看到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即通过心灵才可以体会的东西。先锋艺术所强调的不是表现可呈现之物，而是致力于呈现不可呈现之物，那么绘画便自然而然地被利奥塔引入了崇高美学的范畴。利奥塔在先锋艺术中为传统的艺术找到了希望，他不希望传统艺术因为时代发展的而逐渐被替代，变得僵化死板。先艺术打破传统，强调革新和瞬间、当下的呈现，这也是利奥塔将先锋艺术和他的崇高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另一方面，利奥塔极力肯定先锋艺术也是担心艺术作品沦为传统生活或是体制生活的一部分。

结语

查尔斯·纽曼在《后现代氛围》一书中这样说道：“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不只是思想的相对性，而且还是纯粹数量和信息的错乱，一种无法摆脱逆流与能量的文化——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脉动”。⁵在纽曼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在后现代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利奥塔将崇高和先锋艺术等同起来对教条主义、专制主义进行批判。他将崇高运用于政治当中，认为崇高和先锋艺术一样对政治起到推动作用。总之，利奥塔的崇高美学以其强大的冲击力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美学和文化价值观，后现代美学也因为有了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得到了充实和完善。

⁴ 冯雪，刘庆：《崇高的后现代转向——以利奥塔崇高美学为例》，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⁵ 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参考文献

- [1][法]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1页。
- [2]苏志恒：《试论利奥塔的“崇高”与“先锋”》，安徽：美术教育研究，2019年，第29页。
- [3][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
- [4]冯雪，刘庆：《崇高的后现代转向——以利奥塔崇高美学为例》，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 [5]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Research on Lyotard' s Aesthetics of Subli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stmodernism

Wang Rui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450001)

Abstract: Lyotard is a famous French philosopher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postmodern discourse. In his works, he constructed a complete system for the theory of postmodernism from many angles, especially the discussion of the sublime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Lyotard's aesthetic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the sublim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aesthete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Lyotard; Sublime; Aesthetics; Postmodernism